他们让乡土有了新模样

梯田晨雾里，有“新农人”吆喝着家乡的美；山间小路上，有“背篓人”驮着知识的重量；针线穿梭间，有手艺人绣着民族的魂。在云南的乡土大地上，一位位平凡的普通人，如点点微光，各自在产业振兴、教育发展、文化传承的路上释放光彩，最终汇聚成照亮乡村未来的星河。他们，让云南乡土有了新模样。

本报美编 赵行伟 制图（AI辅助）

新华书店漕涧镇“云上乡愁书院”主管赵云峰——
20余寒暑，他没让一本书“迟到”

赵云峰接受媒体采访。本报通讯员 李继明 摄

8月26日16时，大理白族自治州新华书店云龙分公司漕涧镇“云上乡愁书院”内，主管赵云峰刚卸完340件新到的教材，便转身投入分类、打包的工作中。此时的他已连续忙碌8小时，却丝毫不敢停歇。“明天要送教材到云龙二中，9月1日之前，漕涧镇、民建乡的4900多名中小学及幼儿园孩子，必须拿到教材。”他说。

每年寒暑假，尤其是8月底临近开学时，都是赵云峰最繁忙的时段。他每天早上8点到店，常常要忙到晚上八九点才能下班。他所在的漕涧服务点，覆盖漕涧镇、民建乡30余所中小学，其中多所村小学位于海拔2000米以上的偏远山区，每年需配送数万册教材。

2003年，云龙县新华书店招工，赵云峰通过考试成为漕涧门市部工作人员。从业20多年来，他的足迹遍布责任区域每一所学校，累计配送教材超20万册，实现“课前到书、人手一册”零延误，用责任与热忱守护着山区教育的“精神粮仓”。

2013年8月，一场暴雨冲毁了进乡土路，交通完全中断。开学在即，如何安全送教材成了最大难题。赵云峰没有犹豫，临时组织马帮运输队，将教材用塑料布仔细包裹后，便踏上了艰难的送书路。途中，他们赤脚蹚过塌方路段，有时还得把教材扛在肩头，小心翼翼穿过漫过膝盖的泥浆路。数小时跋涉后，沾着泥点的教材包准时出现在村小学，孩子们立刻围上来，用小手轻轻擦去包件上的泥痕。

看着孩子们激动的笑容，赵云峰觉得所有努力都值得。在他心中，这份看似平凡的工作，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：“每一本书，都可能是开启智慧之门、改写命运轨迹的钥匙，是连接知识海洋与山区孩子梦想的桥梁。”

在同事眼中，赵云峰是“行走的活地图”，对辖区学校的位置、路况、师生需求了如指掌；是“24小时在线客服”，手机里存着上千个联系电话，随时解答疑问；更是“贴心老大哥”，他带领团队创新服务，开学季提前规划路线、协调运输、制定极端天气应急预案，始终以行动诠释初心。

面对网上书店与数字化的冲击，漕涧服务点曾陷入“经营难”的困境。赵云峰没有放弃，2020年，他将传统门市改造成“文化驿站”——云上乡愁书院，精心规划出宽敞明亮的阅读区，让读者在宁静中感受知识的温暖。早在2017年，赵云峰就注意到一名先天残疾、无法到校上课的学生，专门为他定制“送书上门”服务，定期送去精心挑选的书籍。赵云峰还推出“送书上门，温暖心连心”服务，带动更多人关注残障儿童。

近年来，赵云峰先后资助5位残障孩子，为保护他们的自尊心，每次资助都换着“借口”：有时是书店做活动，有时是清库存，有时是送样品……

全民阅读需要更多人参与，赵云峰结合当地实际，打造“普法讲座”“亲子共读”等公益活动品牌，定期开展“书香九进”，不仅激活了实体书店的生命力，更营造出“读书全民化、学习社会化”的浓厚氛围，让文化光芒照亮山乡。

20余年如一日“背书进山”，让山乡书店变身文化灯塔。赵云峰以平凡之躯，在大山深处走出了一条“书香路”，成为孩子们最可靠的“引路人”。

本报记者 秦蒙琳
通讯员 王丹

梯田边的『新农人』

当金秋的阳光洒向元阳县，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便成了一幅流动的丰收画卷——稻浪翻滚间，处处透着蓬勃的发展气息。这片曾孕育哈尼族“四素同构”生态智慧的土地上，如今活跃着一群“新农人”：他们带着新理念、新方法扎根田野，用双手托起乡村振兴的新希望，让古老梯田焕发新生机，也书写着崭新的振兴故事。

丁继楠：“云端吆喝”让梯田成“网红”

丁继楠拍摄元阳哈尼梯田旅游宣传片。本报通讯员 方婷摄

“老一辈在梯田里耕种，我们年轻人在云端上吆喝。”这句话，丁继楠从2020年辞掉工作回到多依树下寨那天起，就常挂在嘴边。

带着对家乡的热爱，她推出“逃离城市计划”徒步项目，领着游客穿行在梯田、森林与溪流间，把哈尼族“四素同构”的生态智慧讲给每一个来访者听；举起手机拍短视频，让梯田的晨昏云雾、农耕文化在网络上鲜活流转。

如今，她的红河山野云兰文化旅游公司，早已不止于“吆喝”——“梯田礼物”农产品品牌让山货走出大山，“徊境民宿”成了游客的“田上家园”。13名村民有了固定工作，100余人次靠零工增收，年收入超120万元，连村里都开起了3家饭店、1家民宿。曾经宁静的村寨，因她的“云端吆喝”，成了人人向往的文旅打卡地。

高花：“00后”导游讲活“四素同构”

高花向游客介绍元阳哈尼梯田。本报通讯员 方婷摄

“看这片千年哈尼梯田，春天生机勃勃，夏日绿浪滚滚，秋天金黄遍野，冬天云雾缥缈。”站在阿者科村观景台，“00后”导游高花总能用一句话勾起游客的兴趣。但她更想讲的，是梯田的灵魂——哈尼族“四素同构”生态智慧，森林、村寨、梯田、水系相互依存，老祖宗用智慧把山变成了活的艺术品，连空气都是甜的。

这个土生土长的阿者科姑娘，曾在外地做幼儿园老师，如今回到家乡成了生态旅游代言人，每天接待两三批游客，细说村子的历史与习俗。而她身后的阿者科村，也因“内源式村集体主导”的旅游模式焕发生机：2024年接待游客超15万人次，旅游收入超过400万元，户均分红3.59万元，还入选了世界“最佳旅游乡村”。高花常对着直播镜头邀请网友：“来住哈尼小院吧，清晨被梯田晨光叫醒，晚上围着篝火跳乐。”

李浩锋：持续提升山货的变现能力

李浩锋打理农作物。本报通讯员 李少福 邓娇 摄

“互联网是大山的新山路。”李浩锋说，在马街乡的电商仓库里，李浩锋一边打包多依果订单，一边说着自己返乡的初衷——看着家乡优质农产品因渠道不畅“烂在山里”，他决定用电商为山货“找销路”。

李浩锋建起电商平台，拍视频、做推广，先把多依果、木姜子卖成“网红产品”，再发动村民上山采摘、进厂里加工。如今，木姜子酱一年能卖30万瓶，不仅让村民实现白天采摘、晚上做工，家门口挣钱，还带动300多户人家增收。“下一步要加强物流合作，让更多元阳农产品走出去。”李浩锋的规划里，藏着让山货持续变现的底气。

本报记者 饶勇 通讯员 李少福

王沉正在缝制衣服上的纽子。

文创牛仔包中加入了哈尼刺绣的元素。

哈尼传统服饰品牌“沉衣”创始人王沉——
哈尼“阿布”把老纹样穿进日常

今年3月，思茅区雅侏之星广场的“2025繁花集之锦绣芳华”市集上，一个充满哈尼风情的小摊前总围满游客。绣着精致哈尼纹样的手机包、耳饰、头饰让人眼前一亮，旁边的改良服饰更令人驻足——既有哈尼传统服饰的靛蓝底色与刺绣肌理，又透着简约现代的审美。

这些物件都出自哈尼族“阿布”（哈尼语中对姑娘的美称）王沉和她的品牌“沉衣”。对王沉而言，这些不只是商品，更是哈尼族文化梦想的落地，是她用针线让古老刺绣“潮”起来、让民族服饰真正“活”在当下的见证。

王沉与民族服饰的缘分，早在童年缝纫机旁就悄悄发了芽。妈妈剪下的碎布，她都当宝贝收着，学着妈妈的样子，拿小针线给布娃娃做小裙子、小外套。

这份眷恋从童年延续到成年，即便大学选择了法律专业，王沉也没放下心里的热爱。“上课之余总忍不住翻阅民族服饰资料，后来干脆申请双学位，专门学习服装相关知识。”王沉说，那时候就隐约觉得，自己早晚要回到纹样与针线之间，把哈尼族服饰的美以新方式传递下去。最终，她循着这份初心创立品牌“沉衣”。

最初，王沉在西双版纳经营民宿，同时设计制作民族服饰。凭借对传统纹样的精准把握，并巧妙融入现代审美，王沉的设计渐渐积累了不少回头客，可越是如此，她心里的牵挂就越重：“我是土生土长的普洱人，家乡的哈尼族服饰里藏着祖辈的审美与智慧，这些美却很少被外界看见。如果不做些什么，这些珍贵的文化记忆，说不定会慢慢被时光冲淡、遗忘。”

2023年，这份牵挂成了坚定的行动——王沉关掉西双版纳的民宿，带着“沉衣”毅然回到家乡普洱，把传承的根深深扎进故土。“回到普洱，这里的老人能给我讲纹样的故事，老手艺人能教我最传统的刺绣，这是其他地方找不到的。”她说。

创业初期并不容易，手头不宽裕，王沉就自己当模特，穿设计的衣服拍照片、录视频，在社交平台分享“沉衣”的故事；没有资金请推广团队，她就一家家跑本地文创店、市集，带着产品上门介绍；为掌握地道的哈尼刺绣工艺，她跟着村里老艺人一针一线地练。

在长年累月的学习钻研中，王沉不仅熟练掌握了哈尼刺绣针法与色彩搭配技巧，更找到了“沉衣”的核心方向——不单单复刻传统，而是让传统与现代融合。“我希望把普洱的非遗、少数民族的美学‘穿’进更多人的生活，而不是只放在橱窗里当展品。”王沉说，她从不局限于“原样照搬”，而是巧妙融入现代时装剪裁——把传统长袍改成利落的连衣裙，把厚重节日盛装改成轻便T恤，把对襟衫改成简约西装外套。如此一来，这些带着民族印记的服饰，既能在节日盛典、文化秀场上绽放光彩，也能自然融入日常：穿去上班不突兀，穿去逛街很吸睛，和朋友聚会也得体。

如今，“沉衣”的产品中，有小朋友的刺绣小外套，也有长辈的舒适棉麻上衣；品类从服装拓展到领带、水杯、运动鞋等文创周边。王沉还总在社交平台分享搭配技巧：“用哈尼刺绣围巾搭白衬衫，用印着梯田纹的运动鞋搭牛仔裤，传统元素就能自然融入日常。”她想让大家知道，民族风不是“小众”“另类”的，而是轻松、实用的，能让传统之美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

“有人说民族服饰必须全程手工定制才纯粹，但我认为，真正的传承不在于‘独享’，而在于‘共享’。只有让更多人穿它、用它、喜欢它，这些文化才能真正活下来、传出去。”工作室里，王沉翻着原创设计图纸，每张图纸上的纹样、配色、板型细节，都密密麻麻标注着她的思考。“沉衣”的核心优势就藏在这些细节里：既完整保留传统哈尼手工刺绣与纹样的原真性，又通过自主设计、打版实现批量生产，用标准化控制成本，让曾经价格偏高的民族服饰，变得更多人能买得起、愿意在日常中穿着。

现在的王沉，心里装着更长远的规划：“每个民族都有独特的美，我想把这些美挖掘出来，让大家看到云南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。”也想尝试把哈尼刺绣融入牛仔、毛呢等新型面料；还想结合普洱咖啡与茶文化推出主题文创，“把咖啡棕与哈尼靛蓝结合，把茶马古道元素绣在服饰上，让‘沉衣’的产品不仅能穿能用，还能讲故事、传温度”。

从一件衣服开始，到一个品牌的梦想，再到一种文化的传递，王沉用针线连起了传统与现代，她让哈尼族的美，沉静而自信地，走进了每一个平常的日子。那些源自哈尼族世代流传的配色与图案，在王沉手里有了新的诠释，成为了可以被触摸、被穿着、被讲述的当代语言。

本报记者 胡梅君
通讯员 徐椿黠 李佳佳 文/图